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第1辑)

王宗礼 马俊峰 主编

Makesizhuyi Lilun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第1辑)

王宗礼 马俊峰 主编



Makesizhuyi Lilun Yanjiu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第1辑 / 王宗礼, 马俊峰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161 - 6065 - 7

I. ①马… II. ①王…②马…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644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特邀编辑 王 衡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67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杨耕			
副主任	王宗礼			
编委会成员	范鹏	李朝东	陈晓龙	刘基
	王学俭	蔡中宏	张海亮	陈永胜
	姜宗强	马俊峰		
主编	王宗礼	马俊峰		

目 录

一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诠释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及其当代启示	(3)
作为实践人道主义开端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5)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论异化劳动理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性	(27)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契约论传统	(38)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视域中的资本文明观	(50)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探析	(59)
马克思美学思想析论	(68)
人的发展：理论旨趣与逻辑生成	(85)
重审伯纳德·鲍桑葵的国家理论	(97)

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何以可能？	(111)
论马克思意识形态范畴的历史变革及其多维内涵	(122)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形态	(135)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历史演变及现实观照	(145)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关系辨析	(155)
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当代启示	(169)

四 名家访谈

-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建构与道路选择 (183)
-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认识 (196)

五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观现状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路径的
三维透视 (211)

六 书评

- 通向马克思思想深处的理论澄明 (227)
- 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及其现实意义 (236)
- 后记 (245)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诠释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及其当代启示

吴建永

《论住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同时也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产阶级解放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猛烈地抨击了普鲁东主义者在解决工人阶级住宅短缺问题上改良主义的观点，并从经济、政治和哲学角度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重温《论住宅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解决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住宅问题，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德国“寓工于农”的现实状况

1871 年结束的普法战争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欧洲均势。这场战争一方面使法国丧失了大陆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导致了疾风骤雨般的巴黎公社革命；另一方面则给德国带来了国家的统一与帝国的崛起。不仅如此，来自法国的 50 亿法郎的战败赔款与阿尔萨斯、洛林两省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是为德国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注入了强劲动力。古老的日耳曼民族开始以一个工业强国的角色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伴随德国工业繁荣而来的是大批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工厂，并随之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住房短缺问题。一方面是大批农村工人被吸引到作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布局调整中为了改善交通、拓宽街道、兴建商店和各种高档住宅而拆除了大量破旧的贫困街区，最终结果就是工人住房不仅被排挤出市中心，变得又小

又贵,以至于最后导致大量工人根本找不到容身之处而流落街头。工人阶级住房短缺的问题与繁荣的大工业背景显得格格不入,也成为当时各界人士与报刊舆论争相关注的焦点,各种社会庸医趁机出现,普鲁东主义者阿·米尔柏格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阿·米尔柏格博士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主张解决工人住房短缺的唯一方法就是使每个工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所有权,以此将工人阶级牢牢束缚在自己的小房子、小苗圃与小田地上,束缚在资本的统治与剥削之下,以此达到磨灭工人阶级斗志、消除阶级冲突隐患的目的。

在大机器生产普及以前,德国家庭手工业工人通过自己的手工劳动决定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和价格,虽然要忍受苛捐杂税的重负,但终究还有一定的生活保障,拥有自己的或者租来的小房子、小苗圃和小块田地。随着机器的采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的价格更多的是由机器产品来决定,家庭手工业的工人收入减少,但迫于失业变成无产者的压力,工人阶级选择了默默忍受这种排挤。此时,正是这些小房子、小苗圃和小块田地,这些工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变成了影响工人解放程度的障碍和不幸。恩格斯说:“在工业方面,机械织机打败了他们的手工织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们的小农业。然而,当许多人的联合劳动以及机器和科学的应用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都已经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屋子、小园圃、小块田地和他们的织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已经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①正是小农经济的土地占有将农业工人钉死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上,阻碍了他们去另寻职业。

土地束缚,农业产品附加值过低,全家人从自己的土地中辛苦所得,到头来却无法维持家庭生活。为勉强度日,农业工人不得不在自己的家庭中为资本家企业生产大量简易的小商品,赚取计件工资。可是到头来得到的却是远远少于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酬劳,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全部纳入自己的腰包。因此,德国的工人阶级忍受着资本家在农业与工业两个方面的双重盘剥,遭受的不是一种特殊的苦难,而是一种普遍的苦难与不公正,他们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欧洲各国工人的平均程度。因此,恩格斯讲道:“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园圃和田地,住房有所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障——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从工资中扣除的钱过活和发财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占有住房的工人，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农村中一切灾难的唯一单方！”^①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最早发轫于英法两国，当时的德国由于封建割据而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要远远低于英法两国的发展水平，无怪乎马克思早在 1843 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时候，就曾饱含激情地大声疾呼要向德国制度开火，并将德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看作是“时代的错乱”和“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在 1848 年欧洲革命所带来的政治改革中，德国的大工业获得初步发展，但直到 1866 年普奥战争和 1870 年普法战争之后，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严重的政治障碍得以扫除，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德国的机器大工业才得到长足发展，并一跃跨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但此时，世界市场已被英法瓜分殆尽。德国的商品“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循着德国生产的常轨，暂且带着对英国人说来批量太小、对法国人说来质量太差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②。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德国被迫只能凭借小商品的出口在竞争中以量取胜，而小商品的生产本身则更多地依靠农村的家庭工业来支撑。因此，家庭工业的大量存在成为德国出口贸易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广阔基础，而要想保证这种“寓工于农”的情况继续存在，就必须促使每个农民对其土地与房屋的所有权，从而以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其继续束缚在资本家那里，保证德国的劳动阶级继续成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毫无作为的阶级”。

二 批判普鲁东主义者在住宅问题上的改良主义观点

恩格斯指出，普鲁东主义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9 页。

② 同上书，第 138 页。

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他们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会威胁甚至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因此主张阶级和平与超阶级的国家,主张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前提下,进行逐步的、渐进的社会改良措施,逐步实行他们口中所谓的“社会主义”,以便消除革命隐患,维护统治秩序。

(一) 立足于唯物史观,批判普鲁东主义者不去认真研究现实的经济关系,而只是求助于“永恒公平”的抽象观念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读到刚刚出版不久的普鲁东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以后,就对普鲁东主义的反动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普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唯物史观的发现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思想、哲学、政治等上层建筑,其产生与发展的最终原因均深藏于同时代的物质的、经济的社会根源中。产品的生产与交换是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因此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的变迁与政治的变革,究其原因并不在我们的头脑中,不在我们的意识与哲学中,而应该在“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德国的普鲁东主义者不去研究现实的生产状况,并从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反而求助于头脑中抽象的、永恒的观念,妄图使现实的调解经济运行的规律去服从人们的法理感,服从人们心目中的“永恒的公平”,面对此情此景,恩格斯感叹道:“普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学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普鲁东看不出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的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②

不仅如此,普鲁东主义者还站在救世主的角度大肆渲染其悲天悯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情怀，他们从法的、道德的视域出发哀叹工人生活状况的低下：原始人尚且还有洞穴可以居住，澳洲人也有自己的土屋，但是生活在现代大城市中的可怜的工人阶级却连一个真正的落脚之地都没有，因此，一定要给工人房屋。普鲁东主义者心目中的工人阶级必须要有一所属于自己的小房子，甚至还有小苗圃和小块田地，即使他们已经贫困不堪、难以为继，仍然需要在富人、官吏和神父面前脱帽致敬；即使他们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在内心深处饱含不满，却仍要安于现状，虔诚地、规矩地做一个绅士。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指出了普鲁东主义的全部反动的本质，他说：“正是现代大工业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正是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普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而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①工人阶级要想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割断那根把昔日的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抛弃属于自己的织机、小房子、小田地，从而造就一个彻底的、革命的无产阶级。

（二）批判普鲁东主义者为了实现“永恒公平”而不惜以牺牲生产力发展为代价的小资产者社会主义情结

普鲁东主义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的生产方式是小手工业作坊，理想的人物是那些集“劳动—获得—占有”于一身的小资产者。每个人自由的制作属于各自的产品，在个人消费之余还可以通过市场上的交换来获得充分的劳动补偿，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最好的社会，即一个“永恒公平”的社会。有鉴于此，他们仇视大工业生产，妄图将全部社会成员统统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在他们眼中，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机器化生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件本不该发生的、难以理解的可恶的事情。只要能返回到旧日的按部就班的、自给自足的手工劳动，返回到田园诗般的昨日时光，哪怕我们因此丧失大部分的生产力，哪怕重新回到食不果腹、充满屈辱的奴隶状态都是值得的。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到来客观上宣布了普鲁东主义者小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产阶级社会理想的破产,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劳动逐步消灭了昔日的单独劳动的形式,原来存在于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单独生产与单独交换的生存方式正在逐步走向覆灭的边缘。分工的不断发展与扩大化冲淡了原来凝结在商品生产中的个人活动的烙印,如今充斥于市场的商品越来越多地变成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造就了今日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同样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规模采用将普鲁东主义的小市民的幻想碾得粉碎。

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普鲁东在生产方式上对小农经济和家庭作坊情有独钟,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则采取拒斥与仇恨的反动态度。一方面,他们以小市民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用社会主义者流传给她的尺度来衡量社会。所谓“永恒的公平”实质上就是一种泯灭了一切差别的、抽象的公平,只要“永恒的公平”能够实现,即使生产力破坏、即使世界毁灭都是值得的。马克思说:“普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①反动的普鲁东主义者只看到了失地农民的悲惨命运,却看不到工人由此所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看不到他们所主张的那种寓工于农的农村家庭工业已然成了阻碍劳动阶级意识觉醒并最终实现彻底变革与普遍解放的最严重的障碍。正是从科学的辩证法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失地农民被迫涌入城市,不仅在城市中居无定所、环境恶劣、疾病丛生,而且还要忍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榨;另一方面,他们也敏锐地觉察到,正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所造成的这些枷锁中隐藏着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反动统治的伟大力量,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与社会的发展,使人摆脱土地的束缚,打通了一条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

三 马克思主义对住宅问题的基本观点

无论是普鲁东所代表的小资产者还是德国的大资本家阶级,他们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办法永远只有一个,这就是:使工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权。在对这种观点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恩格斯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物史观、无产阶级解放与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原则与立场。

恩格斯首先对于到底是谁面临着住房短缺这样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与界定。他指出，所谓的住房短缺问题并不是指一般的工人阶级居住条件恶劣、拥挤、不卫生甚至疾病丛生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存在于以往的任何时代，并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今天我们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在这种一般存在的恶劣的住房条件基础上由于人口的突然大量涌入而导致的特殊的恶化状况：房租大幅提高、住房更加拥挤、工人无房可住乃至流落街头。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舆论的关注，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那些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

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出现的难以理解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势下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造就了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其中一方的存在建基于对另一方的剥削之上，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养活了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他们所雇佣的仆役——上至教皇和君主，下至更夫与监工。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方面是专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工人，另一方面却是锦衣玉食、有房有权，而且还要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高昂租金的资本家；一方面是由于机器改进和生产的周期性波动而被无情地抛上街头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却是表面上粉饰太平，满口道德说教，背地里却干尽了卑劣勾当的食利者。在这样的社会中，大批工人涌入城市的速度远远高于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建住房的速度，以至于在这种社会中连“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的社会，而要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根本变革造成这一现象的整个社会制度，亦即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恩格斯指出，普鲁东主义者用“永恒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永恒公平”为依据的。但是“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①。经济利益是在历史上出现的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首要的、起到调节作用以及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基本原则，而非普鲁东主义者所宣扬的用来指导现实的、作为观念而存在的“永恒公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普鲁东主义者不去认真研究与描述现存的经济关系,不是要求现代社会依据其本身运行的经济规律去发展,而只是一味地以“永恒公平”的观念去规范要求现行社会的运行,去改造现行社会,这恰恰显示出其对于经济学方面的无知和无能。正如在普鲁东死后,马克思在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写到,普鲁东“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小学生式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的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的‘科学’,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①。普鲁东主义者从他们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而是用这些条件借以获得普遍表现的国家法律来解释一切经济事实,实质上是寻求一种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来消除一切社会弊病的方法,既希望保存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这种自相矛盾地拯救社会的计划注定沦为一种完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上驰骋的幻想”。

与普鲁东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唯物史观来解决工人住房短缺等一切历史上出现的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与解决,只能通过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回答,这种批判的过程要求我们不是从法律的表现形式即意识关系的角度来把握,而只能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的方面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现状与发展的同时,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经济状况的这种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状况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越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就必然要把它炸毁,同时生产力又提供了为社会进步本身的利益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手段”^②。马克思主义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德国的资产阶级试图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蔑视,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甚至从来没有想要去解决所谓的住宅问题、食物问题等“没有任何意义的琐事”,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基础、不进行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的条件下,任何打算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

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的企图都是愚蠢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空想主义。唯一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只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具体到德国的现状，他们则认为，必须“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耻辱部分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①。

四 《论住宅问题》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发表距今已经过去了 100 多年的时间，但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今日的中国竟与彼时的德国面临着同样的住宅问题，重温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住宅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解决住宅问题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

与资本主义德国不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实质上的、全面的公共性特征。因此“从理论原则上说，人民民主专政赋予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普遍的、实质上的公共性，正是其合法性的根本依据”^②。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规定与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二者的和谐统一。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任何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伴随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无论任何时候，当我们在赞叹改革成就、享受改革成果的时候，都要学会以辩证的眼光正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这些问题看作是改革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 页。

^② 阎孟伟：《国家的性质、职能及其合法性——从恩格斯的国家学说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 年第 2 期，第 54 页。